



5

# 牧人情

郭 振 有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The book cover features a light blue background with a textured, painterly appearance. In the upper left, three white birds are depicted in flight, their wings spread. In the lower left, a white sailboat is shown from a low angle, with its sails catching the wind. The title '牧人情' is written in a large, bold, black cursive script across the upper middle section.

# 牧人情

郭振有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一九八五年·沈阳

# 牧 人 情

Muren Qing

郭振有 著

---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)

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

字数：223,000 开本：787×1092 1/2 印张：10 插页：2

1985年10月第1版 1985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5,000

---

责任编辑：祝乃杰

责任校对：陈文本

封面设计：安今生

---

统一书号：10158·883

定价：1.35 元

## 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描写草原牧民为牧区实现“四化”而艰苦奋斗、改变生产条件的长篇小说。

作品通过从游牧到实现牧工商联合企业的全过程，深刻地展示了在这场伟大变革中，各种人物的思想、生活和命运的变化。塑造了老牧业技术干部、知识分子布日古德，旗委书记德钦以及达木仁、仁都贵玛、周敏燕、捷尔克、萨仁其其格等众多栩栩如生的正面人物形象，同时也揭示了关其格阿爸、乌兰喇嘛、斯里古楞等一些人物思想转变的复杂过程。

小说还透过这场牧业革命，细致地描写了达木仁和仁都贵玛离婚复婚的生动故事；揭示了周敏燕从憎恨、歧视布日古德，到同他的儿子捷尔克结成眷属的微妙变化；巴根与萨仁其其格的爱情更是经受了变革的考验和洗礼，他们都成为了牧工商联合企业的中流砥柱……

作品情节生动、故事感人，充溢着浓郁的草原生活气息。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1984年1月第1版

# 第一章

---

吉普车象一匹无羁的骏马，已经奔驰在离旗一百二十里地远的阿根塔拉大草原上了。从车窗向外望去，好象巍巍的白音赛罕山就在眼前。其实望山跑死马，白音赛罕山距阿根塔拉足足还有六十多里地的路程。它座落在阿根塔拉国营配种站的西北面，和东南方向巍峨的火石山遥遥相望。两座山环抱着方圆十五万亩的阿根塔拉辽阔的牧场。

国营配种站的放牧员关其格老人，赶着牛群，蹚过象奶子一样清亮的宝力格河。突然，前头走着的牛群停在河岸上，瞪大眼睛哞哞叫着，仿佛发现了什么奇怪的东西似的。关其格老人放下卷起的裤管，打起眼罩一瞅——噢，一辆吉普车，卷起一团尘烟，眨眼间，消失在牧场尽北边的树林里了……

“扎！准是德达日嘎<sup>①</sup>来了。”老牧人昏花的眼睛，亮了一下，赶紧赶着牛往前走。他知道，老德来，逢来必站。眼看关其格在家，德钦非进屋喝顿奶茶，唠一会儿家常嗑再走不可；如果遇上他不在家，不管坐车或骑马，德钦也非找到山上来，和关其格烟袋锅碰烟袋锅，香甜地吧哒着草原烟，有滋有味地谈起许多有关放牧牲畜的事情：……牛吃苜蓿草，

---

① 蒙语：首长的意思。

上膘快，要多种一些；进蘑菇大沟放牲口可要注意哩。早春青草矮，牛舌头挽不上来，就够着吃沟膛子里返青的“菠里轰”

（柞树）叶子，吃多了要中毒的；再有牛皮蝇幼虫用倍硫磷防治挺管事儿。关其格还能背起德书记常念叨的那段口诀：

“驱杀牛皮蝇，脊背不流脓，喜鹊乌鸦不叨虫，不‘跑蜂子’不丢牛，吃草安静增膘性，母畜体健犊牛壮，按期发情早配种。”嗬嗬，你听他说的这一大套，够多内行！他不但会说，还能通上手呢。

记得前年春天的一个风雪天，德钦穿着白茬皮袄，上山来找关其格，正碰上一头母牛难产，连“老接生婆”关其格老人，也难住了！德钦一看二话没说，把白茬皮袄一抡，绾绾衣袖，竟然下了手。他先摸了摸蠕动的胎位，象个熟练的

“助产士”，断定是“横生”。于是伸进手，轻轻地拽出一条毛茸茸的小腿儿来，红蹄子瓣儿还乱弹达呢，可能是窝曲得不好受了吧？德钦爱抚地拍打它一下，说：“哼，小东西！还登达呢？差点把你妈给折腾死。”小牛犊整个身子慢慢的露出来，关其格才长吁了一口气。德钦用手擦了擦牛犊身上的污血和粘液，用皮袄把它裹上，小牛犊这才睁开眼睛，

“哐，哐”胎里胎气地叫了两声。老母牛高兴地探过脖子，舔了舔德钦手背上的污血，瞪大含着泪水的眼睛，冲着德钦感激地瞅了瞅……。从那以后，老人打心眼里更加佩服德钦，他不愧是牧业生产上的行家里手！就是这样一个专家，竟然诚心诚意地拜了老牧人关其格为师。每次唠嗑时，他都要提出一连串细小的问题，请教关其格，比如：牛的疥癣病土法怎么治？绵羊为什么剪了尾巴毛就瘦弱？山羊从春天每天加二两料，到“小雪”杀时最多出多少斤肉？搞人工配种了，还留那个扫尾忙牛干什么？阿根塔拉草原究竟怎么围封起

来？种什么草牲畜爱吃……说着说着，他就从背兜里拿出一张地图，摊开铺在草地上，比划着，指点着，琢磨着……

咦，不对呀？小车怎么往白音赛罕山的北道开去了，是不是走错路了？关其格老人眯着眼睛，心里直打愣！突然，听到背后响起一阵子急骤的马蹄声……

“关其格阿爸！不好了，‘金绒球’丢了！”还没等关其格转过身来，一个高儿从马背上跳下个红脸、短辫的姑娘。“真气人！中午不知是哪个缺德带冒烟的，把圈门子打开忘了关，才把‘金绒球’牛犊给放了出来，哼，他等着——”

“嗬，你这个‘树日盖胡恒’<sup>①</sup>！”关其格老人捋着白胡须笑起来，“是我这个缺德带冒烟的，没有把圈门子关好罗！”

“你？”泼辣姑娘知道自己冒失了，脸一红，噗哧一声也笑了。

“阿爸！‘金绒球’，准是让哪个没尾巴的野牛给拐跑了。”

“你没看看牛蹄子印儿吗？”

“看了，‘金绒球’在金珠湖里喝完水，两个小蹄印跟着两个大蹄印儿，就往这边来了。跑哪儿去了呢？”姑娘的眼里罩满焦虑的神情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多么好的改良牛犊呀！”

“是啊，俗语说，灵芝草少，才为贵哪！”

“阿爸，你知道不？咱站上萨仁其其格的父亲——旗委德达日嘎带着五头草原红牛做样品，到广州交易会跟外国人做买卖去啦。”

---

① 蒙语：泼辣姑娘。

“早听说了！”关其格老人笑吟吟地捋着胡子，亮开嗓门说：“这叫红牛犊抱犊子，一步登天呀！哈哈，我听得兽医念叨，这东西喂上九个月，出口就能卖六百块，真象个金蛋那样值钱哪！”

“当然罗！要是块土圪垯，谁费这么大劲找它！几个大沟膛子我都跑遍了，钻耗子窟窿里去了。”这姑娘一说话就象烧着咸盐粒儿似的“嘎嘎儿”直爆！乍听的人觉得扎耳朵，可关其格老人听惯了，不理睬，还眯着笑眼瞅她那个厉害模样儿直门笑呢。你看她，站着说话都没个老实气儿，靴子头把地踢了一溜坑，两根羊角辫上的蝴蝶结儿早甩没了，粉缎子蒙古袍的“下摆”，不知啥时候被树杈刮了一个三角口子。你听，她和关其格老人说着一口流利的蒙古话，谁会想到她原来是一个北京下乡知识青年，汉族姑娘，名叫周敏燕呢。变了吧？确实变了。白净净的脸皮被草原的风吹得黑红黑红；连话音，笑声里都渗进醇香的奶子味和浓郁的青草气息。她来了以后，就住在关其格老人的家里，认了关其格老伴作“干妈”。你瞧她说话一点儿也不拘束，象在自己亲爸爸跟前那么随便。

“是不是跑到火石山去了？”

“不会的。”

“唉，唉！”周敏燕手里牵着的小枣骝马，似乎对女主人产生了反感，用蹄子刨着地，把嚼着青草的嘴巴伸到女主人的腋窝里，猛拱一下，“嘿，调啥皮！”周敏燕回手打了它一下，枣骝马咬住女主人的一个小手指，轻轻地象含着一根露水草根儿似的，吮了吮，又吐了出来。索性撒娇地扬起鼻孔冲着天“唉、唉”地叫了两声，小尾巴象扫帚似的扫来扫去……

“扎！准跑到白音赛罕山里，布和朝鲁封的那块草场里去了。”关其格老人说着，把牛群往河沿的绿草坡一轰，转身就走。从这条南道进山并不远，只有八里多地。

“阿爸，你刚说的布和朝鲁，是不是那个劳动管制的‘右派’，‘历史反革命分子’？”周敏燕牵着马，紧赶几步追上关其格老人问道。

“就是他！他真名叫布日古德。”

“布日古德？”

“是呀，他一个人住在大山峒里，整整呆了五年，过着野人般的生活啊。”关其格老人无限感慨地叹道。

“嗨嗨，那个‘反革命’呀，口袋里装牛犄角——内里有弯哪。噢，照你这个说法，那你爸爸也该是‘反革命’罗，‘走资派’罗，是不是？”关其格老人狡黠地眨眨眼睛，笑嘻嘻地笑着。因为他听周敏燕讲过：她父亲是北京一个副食品商店的经理，因逢年过节帮助卖货，提过两次秤杆，被打成不抓“纲线”的辛辛苦苦的“走资派”。有一次，因无意中用一张带领袖像的旧报纸包了一斤果子，而被打成“现行反革命分子”……关其格知道事情的根底儿，所以故意笑着反问周敏燕。

“这？”周敏燕打了一个诨儿，紧接着反嘴说：“这，这可不一样！他是历史反革命分子，我爸是文化大革命中错打的。”

“那历史上，就没有错打的啦？靴子面没有反正。”关其格老人动了感情，白胡子突然抖动起来，“唉！这些年，黑毛掺白绒都变成杂巴色了，谁还能分得清？”

周敏燕紧闭上嘴巴，关其格阿爸的情绪仿佛感染了这位性情开朗的姑娘。她把缰绳使劲地往手腕上挽了一个扣儿，

默默地牵着马走着，扑闪着雪亮的大眼睛，深深地思索着阿爸方才说过的那番话的含义……她一次没看见过布日古德，只因过去头脑里有根绷紧的“阶级斗争弦”，所以，周敏燕压根儿也不想看他一眼。正因为这样，所以阿爸的话语她并未往心里去。她的整个心思又被跑丢的“金绒球”给牵去了，那罩满忧虑的目光横扫了一下林木繁茂的沟头，心里叨念着：

“金绒球”你在哪儿？怎么不哐哐叫两声呢？你一叫我保准能听得出来，哐，哐，哐……奶声奶气还沾点公鸭嗓。这个可恨的小东西呀！简直把人给折腾毁了。六十多岁的巴达玛额吉，饲养员仁都贵玛大嫂，还有关其格阿爸，几乎配种站的人马全部出动去找你……哼，你等着！等找着你，我非把你的小腿儿用绳子一道一道捆上不可，再让你乱跑！你要不是明年出口，谁希得找你？让红眼狢狢吃掉算了，可恨的小东西！

“哐，哐哐！”关其格老人粗声粗气地吆喝着。他开始沿着长满扎人的胡榛子丛的入沟小路往里走。

白音赛罕山，真是名不虚传，是个富山。周敏燕过去从旁侧爬过这座山，但没有顺着沟膛进大山峒里来。今天乍进去，却象到了另一个世界似的。山坡上除了一簇簇密密麻麻的山榛子、蹲山猴子、冬青和稀稀落落的柞树、杨树、杏树外，满山遍沟都是齐唰唰的白杨树。那些扑啦啦张开象一把把花伞的树头，使满山坡都显得郁郁葱葱。向阳坡上，山杏、桃李花争相吐艳，云团婆婆，芳香扑鼻。周敏燕要不是着急找红牛犊，早爬上坡去折几枝了。树底下，冒出绿嫩嫩芽芽的鲜草丛中，各式各样的花儿有的笑拧了嘴儿，有的绽开了花骨朵，蓝盈盈的马莲花，紫英英的婆婆丁花，全笑眯眯地仰起了脸儿，羞羞涩涩的甘松，从深草丛里探出两片片红宝石那

样晶亮亮的小叶子来……扑楞楞一声响，一只野兔从稠密的榛柴丛中蹦出来，转动着滴溜溜的大眼睛，直竖着尖耳朵跑了……

“嘿呀，太美了，实在太美啦！”周敏燕激情焕发，大口大口地呼吸着清心爽肺的空气。

“胡恒，这还不算美呢。头十年，牵着马都进不来呀。”关其格老人忘情地告诉周敏燕：过去这条大沟，林木厚厚实实、遮天盖日，大翅子鸟儿都飞不出去；到了秋天，山里红、野果子往嘴里掉；鲜花染红了靴子腰；花脖野鸡、

“仨半斤”（鸡）一伸手能抓住几只；快腿的黄羊、牡鹿成群成帮，抡过棒子都能打住；各种各样的蘑菇，天花板、大白蘑，一圈一堆的；牧民最喜欢的还是这个冬暖夏凉的天然好牧场，青草齐腰深，羊羔牛犊跑进去，你甭想找到；再高大的马儿走进去，都得扬着脖子，稍微低一低，草尖就戳着马眼睛……所以牧民们给这条沟起了个名字叫赛莫里沟，就是最好最富的宝沟。说到这儿，关其格老人情不自禁地长叹一声，扫兴地说：“咳！这些年‘祸水’流进这条沟里了，人乱砍，牲口乱巴踏，都快秃毛了。你别看长两棵树，开几朵花，咱们牧民才不稀罕这个哩，稀罕的是草！可眼前的青草没有三寸高，喂羊羔都喂不饱。咱那位队长达日嘎长着一双‘骆驼眼睛’瞅高不瞅低，他看着不着呀！说起来活活气死人，前年他抢回一面红旗来，就趴在红旗上睡大觉，不搞草原建设。哼，他也不怕旗杆戳了眼皮！”关其格老人越说越来气，平时谁一提他大儿子希力布队长，老头子嗓子眼儿就往外窜烟。今几个自己嘀咕起来，嘴巴上的胡子还气得一个劲儿扇动呢。

“阿爸，你怎么一提起希队长，就生气呢？”周敏燕嘿

嘿地偷着笑，感到很奇怪。

“你看看那西山坡一千多亩草场，被犁杖出溜得沙化了，象秃疮嘎巴，他管来么？”关其格老人指点着西山坡非常痛心地说着，刻满皱纹的古铜色大脸上蒙上了一层阴云。放牧的人，看到沙化的草场，象庄稼人看到被洪水吞掉的农田一样难受。关其格老人再也不屑多看一眼，扭过脸去，对身后的周敏燕喊了一声：“胡恒！你把马拴在那吧。我们进大沟里看看围封的那堆草库伦去，伊嗒赛（真好）哪！”

一提起人工围起的草库伦，老牧人顿时象喝了马奶酒那样高兴，紧蹙的眉头舒展开了……他的身子也似乎变得轻巧了，沿着天梯一样的盘山小道往里走着。嗒，这条沟筒子外宽里窄，足足有五、六里地长，越往里越狭窄，象进了葫芦嘴似的。直到出了葫芦嘴，眼前才豁亮起来。

“啊！阿爸快看，那不是‘金绒球’么？”周敏燕眼尖，一眼就瞥见了万绿丛中的一点红。“这个缺德鬼，真跑到这儿来了！”她笑骂着，往前跑去。关其格老人也紧跟其后。

“金绒球，哐哐！”周敏燕亲昵地吆喝着。卧在草窝里香甜倒嚼着青草的红牛犊吃惊地站起来，小尾巴猛地一颤，扎疯子似的跑了过去。冷丁，它突然停住了，歪着头，扑动着羊角葱儿似的小犄角，疑惑地端详着从石墙上很费劲跳下来的这位白胡须老人，谁呢？噢，只见它两颗鼓溜圆的眼珠蓦地一亮，“哐哐”叫着，一头扎到关其格老牧人兜起的蒙古袍里……

“哎，你对我有意见是咋的？”周敏燕撅起小嘴，瞪着眼睛，假装生气地揪住金绒球的一只小耳朵，大声训斥着：

“嗒呀，值钱了？就那个臭样！咯咯咯。”周敏燕把金绒球往关其格老人怀里扎的毛茸茸小脑袋正过来，又是亲又是

吻。是呀，这种感情只有一个真正的牧人才能体会到的啊！她初来到牧区的头一年，闻一闻还紧捂鼻子嫌膻呢，一天天戴个大口罩。可今天，人变了，感情也变了。

“哎呀，这块草库伦是美呀！”周敏燕抱起金绒球往外走时，才下意识地注意看了看这块围栏草库伦，立时高兴得象发现“新绿洲”那样咂着嘴巴。

这块草库伦方圆大约四、五百亩左右，四周全是用石头垒墙围封起来的。靠北边栽了八行白杨树。沿着石墙根儿长着一丛丛黄了尖的草，好象给草库伦镶上一道金黄色的裙边，看得出这是去冬牲畜吃剩下的陈草。草库伦中间一排排畦子里种的是紫花苜蓿、黄花苜蓿、草木樨、披碱草、沙打旺……长得青葱翠绿，招人喜爱。噢，怨不得馋嘴的金绒球红牛犊偷着跑到这儿来呢？嗬，它也真会找好地方哪！瞧那半尺多高的新鲜水草，倒嚼一口准象咬甜棒似的过瘾。嘿，看这小肚子吃得鼓溜圆，一中午就添了二斤膘，抱着多沉呀！不怪关其格阿爸赞不绝口，这草库伦确实名不虚传，真是一个“聚宝盆”！周敏燕也不得不暗暗慨叹，“可是，这样好的草库伦，难道会是一个反革命分子建的？……不会吧！”她心里不禁纳闷。

“看看，还是围起来好吧？”关其格老人若有所指地微笑着，似乎看透了周敏燕的心思，狡黠地眨眨眼睛，说：

“走！我领你看看去，就知道这草库伦是谁围的了。先把牛犊围在这儿，回去再赶……”

两个人一前一后，顺着绿色的屏障往沟里走。一条潺潺的小溪在脚边叮咚地流淌，象在拨弄琴弦……越往里边走，草木越茂密，百鸟啼鸣，连花儿也比沟门开得艳火，可能是贴近山根格外暖和的缘故吧。

“泉子，泉子！”靠山缝儿一条翡翠般清澈的水，从泉眼里涌出来，象流动的宝石，喧闹着流向沟外去……一对山喜鹊，正用嘴啄水，互相擦洗着长尾巴，听到姑娘的喊笑声，扑楞楞飞到泉边的一棵榆树上去了。

泉子周围长满青苔的松软地上，印着深深的两个大牛蹄子印儿，还有两个小孩的胶鞋印儿。关其格老人眯缝着眼睛琢磨着：噢，那头把金绒球勾引来的老牛已被人牵走了，会不会是布日古德饲养的那头大红牛呢？

“啧啧，阿爸，这水真甜呀！”周敏燕早蹲下去，双手捧着泉水象喝椰子汁那样香甜地咂着嘴巴。关其格老人也喝了两口，白胡须上挂满了晶莹的水珠儿。

“哎，要是能把这股泉水引到咱们配种站去，该多好哇！”周敏燕扑闪着大眼睛，惊异地问：“阿爸，你方才说的那个围封草库伦的人呢？”

“他，就住在山里的‘崩崩’<sup>①</sup>里。看这脚印儿，喂牛的不是他，可能是他的二小子。他上哪儿去了呢？”关其格老人沉思的目光从看地上的脚印儿，移到清泉北头几棵遮荫的古榆树后面，足足凝视了一会儿，才慢慢挪动脚步走过去。那脚步是沉重的，老人的心情也似乎变得沉重了。

一间被古榆树遮盖着的破崩崩，亮在眼前。周敏燕顿时一愣怔，猛然想起阿爸说布日古德就住在这里，他是怎么过的呢？周敏燕小时候曾听爷爷讲过修仙得道的人，就是独自住在深山老林，与虎狼搭伴，摘星月做灯，卧石床，吃松籽过日子。当然那是神话了，她懂事后就不信了。但眼前出现的这种境界——可不象神话中的“仙楼”那般美，是一个破崩

---

① 古老的蒙古包。

崩，她怀着好奇心，慢慢地移动步子跟着阿爸往山间孤屋走去。她要看看这个“野人洞”是个啥样子。

越走越近。突然从孤屋里传出低沉而浑厚的马提琴声音……“啊，老布在家！”关其格老人倾听了片刻，惊喜地咂咂嘴巴，然后大步流星直奔崩崩走去。

“老布！布日古德！”关其格老人推开草帘子门，一下愣在门口了。屋里小炕上坐着两个人，谁？等拉马头琴的人抬起头，关其格才看清。“啊！噢，原来是德达日嘎呀，还有旗畜牧局那森局长。哈哈，是哪阵风把你们给吹到这‘野人洞’来的？！”

“哈哈，是春风，是春风把我们吹到这‘仙人洞’里来的！”德钦停住琴弦，语意深长地说，黑黝黝的宽脸盘上闪烁着一种格外激动的神色。

“谁来了？”周敏燕也掀开草帘子门，进了屋，一看是德书记，薄嘴唇咂得叭叭脆响：“嗯，是德叔来了。那萨仁姐怎么没跟着回来呢？噢——小吉普车是专拉大达日嘎的，小兵胡就得往后‘稍稍’，是不是？”

“敏燕，你……”关其格老人给她递了个眼色，示意不叫她说下去。

“哈，哈哈……”德钦一拍膝盖大笑起来，“你这个小兵胡，好厉害的嘴茬子！”

“她是有名的树日盖胡恒！”关其格插了一句。

“知道，知道！萨仁常领她上家里去玩。”德钦用含笑的目光瞅着周敏燕，幽默地发问：“敏燕，你看看这个‘仙人洞’怎么样呀？”

周敏燕把飘在额前的“刘海”往后拢了拢，细打量起这间孤屋来：

一人小炕坐北朝南，炕连着锅台，灶上坐个单耳锅子。周敏燕好奇地掀开锅盖一瞅，呀！半锅留锅水里泡块玉米面饼子。灶洞跟前儿堆着一堆没有燃尽的枯树枝、干棒子。一个独梁小木桶，还有碗筷、菜刀、掉漆的铁盆，熏黑的水壶，都堆在靠门口的一个土台子上。哎，他吃什么呢？小炕上铺盖卷旁边戳着两个小口袋，用手捏捏，一个装着玉米楂，一个装着糠炒面。抬头一看，二檩上还嘀哩嘟噜挂着一串蜘蛛似的咸菜疙瘩，下面网吊着尘土穗子……

“哎呀，他就这么生活？”

“是呀，唉！”关其格老人接上话音。他已挨着德钦坐在没有炕沿，没有炕席，只铺了一块牛犊皮垫屁股的炕头，一只脚蹬着锅台，默默地吧哒着烟袋说：“……这时候春暖花开还好过呢。一到冬天，‘崩崩’里四下透风，西北风象黑牝牛嗷嗷怪叫。你就是用皮袄把头 and 脚都包上，还冻得直打牙巴骨呢。我在这屋睡过一宿，当了半宿‘团长’。嗨嗨，可他整整呆了五个冬天哪……孤得慌，他就拉起这把马头琴来消愁解闷。嘿！一拉起来，整个大山峒都能听得见。喜鹊、百灵子都飞到房前这棵古榆树上来偷听啊……有时候，我放夜牛困的慌，就坐在山头上听，听来听去就没觉啦。他这个崩崩里，黑夜长点着灯，他趴在土台子上成宿成宿地写啊写，写了一本又一本，不知写的啥？有时他也做点针线活……”

“做针线活？”周敏燕感到很诧异。

“日子逼迫的！他老婆疯了，老额吉眼睛昏花，孩子又小，他不做谁做呀。他的手可巧了，连缝靴子描云子都会……他的心眼儿放的正当，可疼那个疯老婆了。每天在山上套着野鸡、兔子，一口也舍不得吃，都送回家去。听说他的老婆是文化大革命中挨斗被逼疯的……”关其格老人声音

有些颤抖，但还不住嘴地叨念着：“唉！就是这么苦，他也不叫苦。一个人住在大山里，日夜为生产队经营着老弱病畜……挖出了泉子，开出了水渠，又象燕子垒窝那样亲手把一块一块石头从山上搬下来，围封了方才看到的那五百亩草场，在里面种上草、栽上树，弄成阿根塔拉公社头一份好草场！啧啧，你们还没看见他饲养的那头草原红牛呢，简直稀罕死人！胖得象个大肉蛋，伊嘴赛哪！”

“是呀，他就是这样顽强地活着，按着自己的意志生活着！”

“什么？德书记在说谁？”周敏燕横愣着眼睛，下意识地瞅了德钦两眼。怪？阿爸对布日古德夸不绝口，连旗委德达日嘎也竟然赞扬这个“大右派”、“历史反革命分子”，多怪？！

那森局长双腿耷拉在炕沿下，一只手托着毛茸茸的下巴额，“徐庶进曹营，一言不发”。他在想什么呢？在想过去他与布日古德最早相识的日子，还是在想同在“牛棚”度难的生涯？……他完全沉在思忖之中。

“老布上哪去了呢？”德钦询问的目光盯着关其格。他求贤心切，连声说道：“老关，快领我去找布日古德，越快越好！我要马上见到他——”

“这？……”关其格有些犯难地吐了一口烟。

“哎，是不是牵着大红牛，到公社参加明天的赛牛会去了？”那森猛地抬起头，仿佛刹时想起来似的。

“什么，赛牛会？”周敏燕扑闪着明亮的大眼睛，感到很惊奇。

“什么赛牛会？嘴呀，我胡子一大把，还是头一回听见有这么个新鲜事儿呢。”关其格老人手捋着白胡须，笑眯着